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高连营 ◎主编

乡村记忆

XIANGCUNJIYI

人格的完善是本，
财富的确立是末。

.....
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，
因为我在海里；
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
因为你在我心里。
.....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乡村记忆

主编：高连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数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/高连营主编,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7-204-07897-7

I.开… II.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1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968 号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主 编 高连营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电话: 010-87713181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75.725 印

字 数 40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7-204-07897-7/I·1685

定 价 1192.00 元(全 40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总 序

文明的华夏,名人辈出,代代相续,千古人物。

成功、成名、成家,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。

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,谁不希望成功?谁不想到成名?谁不企盼成家?21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:“成功从何处起步?成名的奥秘在哪里?成家的诀窍是什么?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?”

《开启未来》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。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,怀着眷眷深情,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,溯流而上,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,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,去追溯自己成功、成才、成家,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。

“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,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们高远的志向、顽强的意志、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,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。因此,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,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,领悟他们成功、成名、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,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这些名人,他们的青春岁月,充满了苦辣酸辛,坎坷磨难或

经战火的洗礼,或历曲折的境遇,或扬逆水的风帆,或留奋斗的足迹……

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有幸福的回忆,更有苦涩的泪水;有成功的喜悦,也有挫折的苦闷,更有失败后的反思。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,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,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,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。

这套丛书的文字,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,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;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,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、实感的迸发。因此读起来亲切、真实、自然,若汨汨清泉,沁人心脾。从他们的经历中,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,做人的道理,处世的艺术,成名成家的奥秘。

老者不复返,来者永远新。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,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,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。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,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,肩负重任,迎着风雨,用坚强的信念,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,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,走向未来,走向光明,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成功属于我,属于你,属于他,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6年6月

目 录

下午茶	肖复兴 1
自残	韩静霆 6
向北方(节选)	李江树 11
我的稻草时代	孙惠芬 29
丁克族	雨 桦 42
出生人死	林斤澜 47
我是宋光中的秘书	余光中 57
午夜之门	北 岛 63
用力呼吸	陆星儿 77
奇迹乘着雪橇来	潘向黎 89
拉德茨基进行曲	金仁顺 106
一次遗憾	刘兆林 117
衰之语	刘烨园 123
长身体的年代	刘嘉陵 137
在柳树臂弯里	刘心武 151
我与酒	莫 言 154
乡村记忆	刘家科 160
红围巾	刘庆邦 169

下 午 茶

肖复兴

没想到喧嚣的市中心还有这样清静的地方。

天伦王朝饭店坐落在市中心，一位多日不见的朋友约我到这里二楼的大厅来喝下午茶，想必是要清静些，好说点儿什么。

占满整个二楼的大厅，晚上是自助餐，白天是早茶和下午茶，利用率极高。高挑的屋顶直通楼顶透明的玻璃天棚，折射进来的阳光洒着乐谱一样柔和的光线，高高的棕榈树一枝独秀，象征性志在必得地插向楼顶，挥洒着一点显得有些假模假式的亚热带风情。铺着镂花的白色亚麻台布的桌子，星罗棋布摆放在大厅里，干干净净如同等候舞会开始的村姑。最醒目的是大厅一角的高台上放着一架三角钢琴，弹奏者是个男的，拉小提琴和拉大提琴的分别是女的，琴遮挡住他们的脸庞，看不见他们的眉目。他们合奏得有几份优雅，也有几份慵懒，惺忪的音符散落开来，和着咖啡和着茶香一起弥漫在大厅的四周。

市中心车水马龙的喧嚣和嘈杂，下午时分的燥热和困顿，一切都被挡在外面了。

我们开始选在大厅中间的桌前坐下的时候，四周还没有什么人，北京人虽然爱喝茶，毕竟没有英国人喝下午茶的习惯。况

且,北京人讲究的是泡茶馆,要的是嗑瓜子甩毛巾板听大鼓词的那种热闹劲,难得这样的消闲幽雅。

两份红茶,两份西点,一个下午,唤回来往昔的日子,浓缩着许多的心情。安静的环境,让说话声都变得格外的轻,偌大的大厅里除了服务小姐柔弱无骨的脚步声,只有音乐在轻柔地荡漾。

当茶水续得变得有些淡的时候,忽然发现四周的桌前已经坐了许多人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仿佛一下子许多人对下午茶都感起了兴趣。每一张桌前的人们都在讲着什么,但说话的声音都很轻,谁也不知道谁在说些什么,只见嘴巴在动,圆的阔的长胡子的涂唇膏的性感的稚拙的,一张张嘴此起彼伏在动,仿佛彼此在看一部默片的电影。

坐在远处角落里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她的孤零零和她的模样,引起我的注意。她长得很像儿子的一个同学,从高中到大学常到我家里来。不过,儿子他们还只是学生,紧张的学习,整天忙得脚后跟直打后脑勺,哪里会有闲工夫和闲钱跑到这里来喝下午茶?不过,长得确实很像,连穿的连衣裙的色彩和样式都很像。

坐在我们邻桌前的是刚刚来的一对男女,男的胖胖的,年纪不小了,女的矮矮的,小巧玲珑,年纪不大。他们坐下来放好提包就分别去了卫生间,然后要了满满一桌子的东西,哪里像是在喝茶,倒像是在摆宴席。

坐在钢琴旁的是四个老人。花白的头发,棕色的咖啡具,映衬得很分明。他们端咖啡时的样子,非常优雅,那是上个世纪遗

留下来的姿势,是逝去的时光雕刻下来的姿势,不是能够学得来的,更不是那种东施效颦端起咖啡只会翘起兰花指,除了造作,哪里去找得到那般悠长的韵味。

很快,那个孤独的年轻女子旁边就来了一个男孩子,和儿子一样年轻一样帅气的男孩子。他们开始了交谈,好像有者谈不完的话,谈得那样亲密,有时头碰头像蒜瓣一样聚在一起轻轻地笑,其余时间除了偶尔抿一口咖啡,就是在不停地谈话,好像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谈话,咖啡只是点缀,即使全是废话也说得那样津津有味,滴水不漏地全部就着咖啡饮进肚子里。我真是充满了好奇心,想知道他们到底谈得是什么,却什么也听不见。

四位老人,两男两女,他们的话不太多,只是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偶尔想起什么就说了起来似的,几个人的头随着说话的人在动,花白的头发像是电影里慢镜头风中的草轻轻在摇曳一样优美。似乎总有些让人发笑的话题,按下葫芦起了瓢,拔出萝卜就带出泥,总能够看见他们端着咖啡微微在笑,甚至能够感觉到在他们的笑声中杯子里的咖啡微微抖动的样子。他们在笑什么呢?岁月的沧桑,生命的流逝,满脸的皱纹和满头的白发,难道还不能让他们感慨良多唏嘘不已吗?不过,大概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,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?干吗不说些高兴的事情?岁月即使酿成了一壶老酒,辣辣的味道中也有些醇香绵绵而值得一回味吧?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话题让他们这样忍不住一个劲儿地在笑个不停?是现在的,是过去的,是自己的,还是孩子的?

可能那个胖胖的男人是个土老板吧?而那个娇小玲珑的女

子到底是干什么的,我实在猜不出来,更猜不出来他们在谈什么,看样子他们谈得挺投机,谈得很开心。像是从外地来旅游的,逛了一天,累了,渴了,饿了,到这里来打个尖儿,歇歇脚。轩豁的大厅和不错的下午茶,都很对他们的胃口。他们一边喝一边吃一边说,越吃越喝越说得来情绪,以致渐渐身上发热,胖子把外衣脱了,只剩下一件衬衣,领带却打得整齐得一丝不苟。我只是听不见他们一直马不停蹄地在说些什么。虽然,他们离我最近。

我什么也听不见,正像是他们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一样,我听不见他们到底在说着什么。每一张桌前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,虽然门户大开,却谁也走不进谁的世界里;虽然彼此的距离很近,却谁也无法缩短这个距离,逾越这条楚河汉界。

我在走神,连我们在说什么也有些恍惚了。细想一想,其实我们一个下午光喝茶了,并没有真的说什么或说什么真的有意义的事情。原来是想清静点儿要说些什么来着,似乎由于太清静都融化在茶水里面了。一个下午茶喝得恍若物是而人非,迷离在他处。

天棚顶的阳光的光线在偏移,渐渐的有些发暗。人们似乎还没有要退的意思。这里的咖啡也好,茶也好,都是免费续杯的,而晚餐要到六点才开始。大家还在喝着说着,兴致未尽。如果把大家这一下午所说的话统统放在一起,也像是把咖啡和茶倒进壶里,这些话大概要把整个大厅这把壶涨满了。只是到底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着些什么。

钢琴和提琴什么时候下去的,都知道了。只看见三个人

这时又上来了,抱着大提琴的女的拖着曳地长裙,走的步子有些蹒跚。惯性的演奏,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切,并不关心每张桌前的谈话,也不关心自己的演奏,上了台,连招呼都不用打,很快就轻车熟路地演奏了起来。刚才演奏的什么,我没有注意,这回我听清了,是电影《花样年华》里的插曲。轻柔而有几分怅惘的旋律,水珠四溅般流淌开来,渐渐地湿润了整个大厅,像是忽然跑出来的一条毛茸茸的小狗,向每一张桌前喝下午茶的每一个人伸出了舌头,温柔地舔着人们的衣襟鞋跟或手心……

或者,是在给所有的人们的谈话伴奏。

原载《羊城晚报》2003年2月

自 残

韩静霆

每回撕自己的画,气氛总是很悲怆的。都是在没人的深夜我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,不要音乐,闭了电视,打开前一段时间保存下来的画儿,沉吟一阵才开撕。说起来,这些画儿,当时画完了,觉着还不错的,时过境迁,再摆出来看,又觉得不上档次了。狠狠心,咬咬牙,撕了拉倒。我常常是一边撕,一边咕哝:“鸡肋,鸡肋,弃之可惜,食之无味。”算是为“自残”找个理由,也是对画儿们的哀悼。

撕的时候,专拣画得精细的人物眉眼去撕,专拣落款处自己的名字去撕,专拣自己的印章去撕。撕烂了,碎纸往空中一抛,纷纷扬扬像下雪,也像是一群倦飞的小鸟儿,无声地扑动着翅膀,跳着最后的“死舞”坠落。说实话,虽然我撕画儿撕得够彻底,可我绝对不是“败家子儿”。因为出身贫苦,从小都用别人不用的表格纸写字,得一页白纸也真的很不容易,我就染上了一种毛病。叫做“白纸崇拜”。每回在桌上铺开了一张宣纸,手在纸的上方习惯地掠过,眼睛盯着纸上一片圣洁的白,就要发一阵子呆。我诚惶诚恐地和白纸互相凝望了好一阵,直到大致要看到自己要画的东西在纸上若隐若现了,才肯行笔落墨。当然,我

画的中国水墨画中的大泼墨大写意,看上去难免觉得是逸笔草草,一挥而就,其实,就是那些闪电雷鸣般的运笔速度,那些意到笔不到的飞白之处,都是深思熟虑的。表面上看,作画时,执笔如剑,临纸如搏杀,顷刻间裂石拍岸,狂飙跌落,似乎不经意。往深里一究,就知道这乃是前辈大师以锥划沙,日久天长积累下来的“剑法”。有些时候,椽笔落下,真个是横下心来一头撞死的样子,死也无悔。也正因为如此,每每丹青一罢,我会沾沾自喜。不仅把这些纸片子当成杰作,简直就看成是无价之宝哇,不觉要手舞足蹈,旁若无人地哼起了小曲呢。这也许就是古人说的“敝帚自珍”?怎么,时过境迁,“敝帚”不但不再“自珍”,还要自暴自弃,自戕自残了?

撕画要撕得狠,毁要毁得彻底才行。听说我的朋友李世南,把画坏了的东西揉成一团,丢进纸篓,不料,身边的人趁他不在,化废为“宝”,偷着拿了,偷着盖上他的印章,拿去挂了拍卖。等到画家看到这些东西跑到了拍卖行,惊得一头汗。他浑身是嘴也不能说这些不是自己画室里出来的东西。那情景,大约近似上帝不小心造了魔鬼,忘记给潘多拉魔盒盖盖儿时的沮丧样子。所以,我的老师许麟庐告诉我,废画要一撕二揉三蘸墨,最后还要在一团漆黑上踩几脚,免得谬种流传。就是说“自毁”要毁个凶顽,“自残”要“残”得彻底。我老师的老师齐白石先生,怎么“残画”,不知道,可我知道,白石先生年轻时候,问同乡铁安篆刻之道,铁安说:“楚石挑一担回去,随刻随磨,刻出三四点心盒,都化成石浆,就刻好了。”白石不仅依计而行,而且走火入魔。他回去就刻了磨,磨了刻,东厢房弄得满地石泥石水,就移

到西厢房。没多久，西厢房又弄得“磨石书堂水亦灾”。齐白石先生常常是“夜长鏊印忘迟睡，晨起临池当早朝”，终练得单刀切石，扫却凡俗，直寄一身勃郁之气。白石晚年曾闭门十载，衰年变法，终于达到炉火纯青的大师之境。他自称是“三百石印富翁”，可他仅在十年修炼时期刻印就有三千多方！算下来，白石先生一生就绝不是刻十毁九了。一百方石头刻出“眉眼”，刻出模样，九十五方要用刀铲去，用石磨光。那石屑乱飞刀光剑影的“自残”之境，比撕画更加惊心动魄。大概古今画家凡成其大成就者，都必须经历这伤心惨目的自残和自毁？肯定，否定，否定之否定，是成才成功的必由之路？没有“日间写来夜间思”，哪有“删繁就简三秋竹，标新领异二月花”？这可比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更有动作性，更加艰苦卓绝，更刺激。刺激得让人想对着纸屑大哭一场。那些撕烂揉碎的纸片上，涂抹的都是我当时的最佳状态，又都是劫后余生，是年度撕扯后留下的。其中最早的一批画作于1992年，屈指算来，整整十年了！十年辛苦不寻常，有谁能知道？每一回构思，都是一次艰苦的孕育与怀胎。每一次出作品，都是阵痛之后的产婆分娩。等到作品出来了，“儿子”诞生了，一脸的喜悦和骄傲，一脸的“自恋”。现在，“自恋”也不“恋”了，“移情别恋”了。

我正在撕扯的画，出自三间画屋。一是北京闹地震那会儿，单位姓车的领导仁心大作，帮我在海淀搭了一间半“防震棚”。棚中大雨大漏，小雨小漏，盆盆罐罐错落落地排了一地，听水声丁丁冬冬，作画也如有万泉滋润，实在韵味无限，于是为画室命名“丁冬堂”；棚子里夏天奇热，我经常赤膊作画，又称之“赤膊

屋”。冬天是最美的时光，头上煤球炉子的铁烟筒盘旋，身边烤白薯的热香缭绕，边画边咽着口水，如此“薯香斋”让我画完了总有享受，不觉就画他个风息雨止，暑消热退和腊尽春回。第二间画室搬到了单位底楼阳台上，名曰“三透斋”。那阳台三面破窗，透风，透雨，透雪。雨天共沧浪歌吟水天一色，风日听十面埋伏刀兵鏖战，雪后看纸里纸外精白世界熠熠生辉，说不尽的美意，偶尔有楼上冲墩布，水泻画室，淋得我一头污水，洗净就是。只可惜那人造的黑龙飞瀑设污了不少画作，吁嘘一番，接着再画。最后的画室确实是画室了，又亏得姓蒋的领导“可怜见儿”，腾了一个办公室给我，我就在这里放肆。一日画马，画得银蹄翻飞，红鬃飘扬，兴之所至，题《八骏图》，辞曰：“半生文场似疆场，春来秋去总匆忙，魂魄狂奔旅程远，心儿系在鞍鞵上。口衔马铁凝血痂，身受鞭笞伤叠伤，一声嘶鸣逐鸟翅，几笔飞白自画像。”画完了，题完了，真的学几声野马嗷嗷嘶鸣，神畅气舒，险些不知天高地厚。于是自命画室为“嘶鸣堂”。

出自这三间画室的十年之作，毁起来很快的，莫非是我有了觉悟，“觉今是而昨非？”不，今日也未必能称“是”。今日之“我”，不定哪天，自己又看着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该撕碎了。也许艺术就是如此这般的殉道，艺术生命的过程就是干了毁，毁了干，直至垂下疲惫的双手？明明是十分悲怆惨烈的撕扯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觉得这才是世间真正美丽的悲剧和神圣的宿命。我们这些人总是去追随想望中美人香草的踪迹；总是为了“那一个”，否定“这一个”，见异思迁。我想，在这寂寂无声的夜里，我撕碎了自己的从前，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，也不妨

自诩为是凤凰涅槃,是为了艺术生命的重铸和再生,坚决地洗心革面,扔掉昔日多余的行囊和赘肉,往前看,往前走。忽然又觉得今夜的“自残”和“自毁”,可以比做城市的旧房危房的拆迁,但愿拆过了,铲平了,能盖起一座梦中的宫殿。我就是用梦来证明自己还喘气儿,就是为梦才活着的。

我在奋力撕扯自己作品的时候,腆着肚子,还真弄出了点儿“孤注一掷”的“英雄气”来。有些画看看再撕,有些看也懒得看了,抓过来就扯。单宣纸薄,好撕,一撕到底,声音响脆明亮,速度极似磨快的厨刀割开皮肉。皮纸坚韧,要费些气力才行,我的两手扯着纸边,如扯带血的筋肉,声音嘶哑,绵软,颤颤的,好像画儿也在呻吟,在叹息。裱褙好的,强了骨骼,有时需要刀剪来帮忙。剪了口子,咬牙切齿地去撕,有断臂裂骨之势,咔咔折断的声音撼人心魄。无论撕画的时候怎样声如击磬,势如裂帛,疾似闪电;无论抛落的纸屑如何做天鹅之舞,我都没有快感,快不起来。这一个晚上撕了几麻袋,就急着去找把火烧一个干净。等到完事儿了,我顶着满头纸灰,独坐画室,对镜看白两鬓的白发,不免心中一阵阵茫然和惆怅。我就这样在顷刻之间,把十年的岁月撕了,把年轻的生命撕了,把自己的“孩子”撕了,把昨天的“自己”撕了?可是明天呢?明天的梦能涂在纸上保存下来吗?

我默默地为自己祈祷。

原载《当代》2003年第1期

向北方(节选)

李江树

“我们在丛林中重新找到了理智与信仰。”爱默生把自然当作精神的象征,以至1904年美国作家亨利·詹姆斯在爱默生的故乡康科德河畔说:“洒落在我身上的不是红叶,而是爱默生的精神。”必须改变那种与自然单纯的抒情关系。自然的定义应该是非人类所创造、所践踏的环境。自然中每一处酱色的泡沼,每一片棕褐的栎叶,每一株糟黑的倒木,每一川如镜的冰河都有它们自己的色彩、声音、故事和记忆。自然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自然与我是一体的和共存共栖的,我心中的水草也丰美。我在荒野里,在泻湖和浅滩旁,到处都可以捡拾到草叶之诗。心与道合,物我同一,“相看两不厌,惟有敬亭山”,在北方晴朗灿灿的秋空下,在北方的沼泽与火山,信风与飓风中,在日晷仪的指针——夕阳中越来越长的树的阴影里,我似乎感觉不到自己的生命——我的生命就是草塘的生命,就是泡泽的生命,就是荒原小路的生命,就是漠漠长林的生命。陶渊明融入了南山和秋菊;“当我完成了一幅风景画,我就成了那风景。”石涛融入了时光空茫的山光水色;凡·高融入了法国南普罗旺斯阿尔的金色阳光;在两年半的时间里,梭罗除了劳动、观察,还“静止不